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
下

〔清〕曹雪芹 著



沈阳出版社

紅樓夢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巧語學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芭蕉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訛刺取笑那宝玉正恐林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還要認真排場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六〇二

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為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嬭嬭拄着拐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床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几兩臭銀子買來的毛丫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這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人。先知道李嬭嬭不過為他躺着生。

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朦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等話。後來只當^當听他說哄宝玉粧孤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雖听以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辯，病了吃藥等語，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嬭嬷听了這話，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去講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傍，逞着了頭要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六〇四

我的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勸說。媽媽你老人家担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媽媽見他來了便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揀雪與昨日酖酪等事。唠唠叨叨說个不清。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賬。听的後面聲音嚷動。便知是李媽媽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今日輸了錢。迂怒于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媽媽笑道。好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了老人家。別人高聲。你还管他們呢。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里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

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裡燒的滾熱的野味。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的手帕子。那嬷嬷脚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了沒臉。強如受那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寶釵黛玉隨着見鳳姐。見這般都拍手笑道。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宝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裡來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不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六〇六

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說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宝
玉
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熱火燒。自己守他。歪在傍邊。勸他養着病。別想着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通管^只這樣可叫人怎樣。纔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

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不好听的。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只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難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絕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己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來。我就靜靜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飯。賈母猶欲同那几了管家嬌。聞脾解悶。寶玉記熱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六〇八

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我犯
央琥珀等要戲去了。獨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
牌。宝玉笑問道：「你怎麼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
床底下堆着那麼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裡
交給誰呢？那一個有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火，地下是火，那些老
媽子們勞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該叫他歇歇了。子們也是。
服侍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
這裡，宝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

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偕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頭癢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見，便道：「就是這樣說，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頭了。」宝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拌着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射月對鏡，二人在鏡內。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六一〇

相視。宝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宝玉會意，忽听的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咱們到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身弄鬼的。」神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經出去了。這裡宝玉通同了頭，麝月悄悄的伏服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已是無話。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在夜間發了汗，覺得身子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放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彼時

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却是閑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與香菱。鶯兒三個人。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日看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見听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了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九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談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下談。鶯兒三點就贏了。因拿起骰子。恨命一擲。一了。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六二二

急了。便伸手抓起骰子来。然後就拿錢。說是了六點。鶯兒便說。明明是了么。宝釵見賈環急了。便瞧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还不放下錢来呢。鶯兒滿心委屈。見宝釵說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来。口內嘟囔說。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們也放不在眼裡。前兒和宝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著急。下剩的錢。還是几了小了。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宝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了。宝釵忙

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却不知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也想著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还有人背後議論。還禁轄治他了。更有個默意思在心裡。你道是何默意。因他自幼姊妹叢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的親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爲萬物之靈。凡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六一四

山川日月之精秀都聚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默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不得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寶釵生怕宝玉教訓他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宝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里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到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

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着這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去哭一會子。難道算取樂頑不成？倒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環听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这般因問，又是那里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說同宝姐姐頑的，黨見欺負我，賴我的錢。宝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不省自去下流沒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听在耳內，便隔

憲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錯了。你只教道他說這些閑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老爺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道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出來。跟着頑去。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姐妹。哥哥。嫂子。頑就全。那個頑。你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的。狐媚子霸道的。